

# 丹青颂军魂 经典述百年

■刘红

## 文艺观察

###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军事美术就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百年来,一幅幅有思想、有温度、具有史诗品格、震撼心灵的经典作品,藏珍纳史,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美学品格,将中国革命史汇聚成壮阔恢弘的视觉图像,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生动注脚。

### 史实与艺境的完美结合

时间的刻刀,在历史的年轮上雕凿下斑驳印痕。回望历史的波瀾,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铺展开中国共产党辉煌的来路。陈坚的油画《陈独秀与李达》描绘了1920年2月的一个凌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到上海时,在厚厚的积雪中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景。作品在宏大叙事之下的人性细微处落笔,于人性的真实中再现历史的真实。中国画《南湖》(钱松喦),油画《南湖》(颜文樑),《在党的“一大”会议上》(陈逸飞、邱瑞敏),版画《瞻仰》(沈柔坚)等作品聚焦一大会议现场或遗址,生动传递着“红船精神”,构建起深沉壮阔的视觉史诗。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特色革命新纪元。它像奔腾的地火,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继而引燃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是党史军史上著名的三大起义。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下,一系列文件档案被毁。现在看到的大多数题材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组织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表现这段历史的美术作品。

《南昌起义》,莫朴前后画过两次。黎冰鸿曾画过三个版本。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的《南昌起义》是莫朴1956年应邀为庆祝建军30周年的全军美展及即将建成的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而创作的油画。画面气势恢弘,采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色调的明暗变化,把场景前后左右包括人物、空间、时间、环境等各种关系烘托出来,表现了南昌起义前激昂、热烈的现场气氛。黎冰鸿的《南昌起义》选取了另外的视角。他巧妙地通过光和色彩的鲜明对比突出了主要历史人物,进而树立了油画民族化的风格典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连环画的方式表现南昌起义的是董辰生的《八一起义》,这组画共8幅,发表于1957年8月1日的《解放军报》。此外,蔡景楷、钱志林和王征骅的油画《南昌起义》,罗田喜的油画《南昌起义》,韩硕的中国画《南昌起义》,萧传玖的雕塑《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南昌起义》等也都是比较著名的军史题材美术作品,所蕴含的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随着时间的积淀,不断释放出艺术的温度与魅力。

何孔德、高泉、冀晓秋、陈玉先的油画《秋收起义》生动再现了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场景。该画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场面恢弘,主体人物高大,在造型与色彩上充满了时代感。何孔德、郑洪流的油画《广州起义》反映了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队伍占领国民党的党政机关时欢欣鼓舞的场景。作品用宏大的视觉结构展开历史的特定场景,以新颖的视角和深入的刻画塑造人物的神情,在造型艺术语言层面,成为经典的视觉意象。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许宝中和李泽浩的油画《三湾改

编》通过对工人、农民、士兵等不同人物特征的刻画,丰富了画面形象和造型语言,使作品在庄重大气的主格调中不失精微与生动。高泉的《支部建在连上》运用写实的手法,通过对一盏马灯映照的鲜艳党旗和围绕在毛泽东身边聚精会神听讲的红军战士表情的细致刻画,再现了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瞬间。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也成为美术创作的重要选题。何孔德的油画《古田会议》,构图精巧,色调坚实稳重,画面既庄严肃穆,又轻松愉快。以“党指挥枪”铸就军魂,艺术地再现了这一伟大会议,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结合的一件经典之作。

描绘长征题材的美术作品有很多,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了4次大规模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催生了一批经典作品。在五年一届的全军美展和其他主题性展览中,长征,始终是长盛不衰的主题。油画: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张文源的《红军过草地》、高泉的《过草地》、蔡亮、张自巽的《三大主力会师》、沈尧伊的《遵义会议》、刘国枢的《飞夺泸定桥》、崔开玺的《攻占腊子口》、张庆涛的《湘江·1934》;中国画:傅抱石的《强渡大渡河》,宗其香的《巧渡金沙江》、黄胄的《井冈山第一面红旗》;版画:黄丕显的《过雪山》、刘仑的《红军过栈道》、刘蒙天的《突破天险腊子口》、关夫生的《红军攻打腊子口》等作品,在宏大历史场景中注重重构历史与艺术真实的叙事性,完成了对崇高精神的礼赞及对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扬,从而成为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佳作。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穿越时空的嘹亮歌声,长久地定格了人们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时代记忆。美术作品也成为记录和重现这场正义之战的叙事符号。艺术家们用漫画、宣传画、版画、速写、油画、中国画等形式的创作,记录和反映了火热的战斗生活和人民的胜利。如高虹的《祖国永远怀念你们》、何孔德的《祖国来信》《枕戈待旦》《出击之前》《彭德怀司令员在朝鲜前线》、柳青的《三千里江山》、郑洪流的《跨过鸭绿江》等油画,彦涵的《苹果熟了》、古元的《写给敬爱的毛主席》等版画,可以说是极富史诗性的抗美援朝题材佳作。

一幅幅美术作品在“见证”与“记忆”历史事件的同时,带给人更多精神的鼓舞。美术史上,以党的革命精神谱系为题材的美术作品还有很多,这些作品是一代代美术工作者用初心和使命凝聚而成的结晶。

### 个体形象与群体形象的艺术塑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奇迹。军事美术亦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从思想观念到创作手法、形式风格与题材内容逐步拓展,呈现出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艺术气象。

除了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创作元素外,还有大批以中共早期领袖和革命家活动为题材的作品,这在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中都有不同的表现。这部分作品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通过某一革命历史事件或重大战役将历史人物聚集在一起,在时间和空间关系上进行艺术转换与情节设定,从而展现艺术与历史的真实性;二是通过肖像的形式,或单个形象或群体形象,把人物置于各自特殊的历史情景中,从而呈现他们的革命风采和气质。油画有:高虹的《彭总

王震司令员在西北战场》,彭彬的《走向胜利》,招炽挺、赵淑钦、王孝柏的《向井冈山进军》,郑洪流的《毛主席在井冈山》,沈尧伊的《八七会议》《而今迈步从头越》《革命理想高于天》,陈其、陈坚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邢俊勤、罗田喜、王吉松的《澳门回归》,邵亚川的《阅兵》《巡堤》,王吉松的《出征》等;中国画有:李宝林的《毛主席和牧羊人》,陈钰铭的《开国十大将》,田黎明《丰碑》,雕塑有程允贤的《朱德像》《彭德怀元帅》《邓小平》等;版画有:傅琳的《创业年代》,陈钰铭的《横范》,程兆星的《史册·二章》,郑作良的《长征途中的贺龙》等。

高泉、康东、钱志林合作的油画《艰苦岁月,伟大友谊》,高虹、何孔德的《军委全会》,王洪亮的《红军长征的将军们》都是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群体形象,诠释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建立的深厚友谊和亲密的战友情。陈坚的《红地毯》再现了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授勋的历史瞬间,历经战火、风雨同舟的开国元勋们并排站立在一条象征历史荣耀的红地毯上。而另一幅《共和国的将帅们》则将情景安排在授衔、授勋仪式之后人物们的闲谈中。这些肖像创作,将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革命家作为一个群体来呈现,同时也将他们的革命功绩融入党史与军史中。

这个时期有关革命领导人物形象的塑造,大多回到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关注表述人物的心灵世界,传达人物的感情和情绪。张道兴的中国画《让路》,画面上一身戎装的陈毅元帅带着警卫员在水田与一挑秧老农相遇,他毫不犹豫脱下布鞋下田让路。战争年代,这么一个细微的动作包含着军民关系的大主题,也直接说明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性质。高虹的油画《祖国永远怀念你们》中,彭德怀元帅躬身在朝鲜一座无名高地,用搪瓷杯里的水浇灌地上野花的举动,瞬间触及人的灵魂。崔开玺的油画《长征途中的贺龙》,画面是抒情的,富有诗性及人情味。作品没有冲锋陷阵的战斗场面,也没有胜利的狂欢,只有祥和、安宁与静虑。赵军安的雕塑《春天》以写实手法,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草坪上,自信、轻松、喜悦地畅谈着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在党史题材作品中,还有许多围绕瞻仰会址及与缅怀先辈相关的延伸创作,如沈柔坚的版画《瞻仰》,敬廷尧的中国画《红军长征驿站》,仓小宝的中国画《党的摇篮——南湖红船》,陈树东的油画《遵义会议会址》,王睿的油画《枣园明灯》,王维新的油画《南湖画舫——“一大”会址》,李文焱的综合材料《碑歌》等,题材的不断拓展,大大丰富了主题性创作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

使命如星火,丹青颂军魂。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从民族危难之际的挺身而出到岁月静好时的负重前行,从“抗洪救灾”“抗击非典”“驰援汶川”,再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军事美术工作者充分运用各自的艺术积淀,以风格化、个性化的艺术语言,用令人难忘的经典作品,浓墨重彩地描摹了党、国家和军队的辉煌历史、壮阔现实。

### 秉承初心与勇攀高峰的艺术诠释

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进而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一直是百年以来军事美术创作的重要题材。不同时期的军队美术工作者从各个角度挖掘这一题材,选取不同角度表现革命历史,反映革命过程的曲折和艰辛。随着时代的发展,展现这一题材的主题创作也在不断深化内容,开拓出新的视角。党的十八大以来,军事美术创作坚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索战争与和平、人民与国家、个人意志与家国情怀的关系等

命题,把对艺术本体的探索成功地融入主题性美术创作中,以丰富的造型手段和强有力的表现方式,诠释、宣传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呈现出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艺术新风。

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题材,仍是军事美术表现的重要主题。油画有:孙浩的《1939年任弼时周恩来在莫斯科》,张庆涛的《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陈坚的《银箭》,骆根兴的《历史的星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们》,邵亚川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孙向阳的《秋收起义》,陈树东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秦文清的《西柏坡1949年3月》,孙立新的《雪山壮歌》,窦鸿的《平型关大捷》,陈玉铭的《虎门销烟》,任惠中的《杨靖宇》,夏荷生的《屹立》,许向群的《看齐》等;雕塑有:聂义斌的《八女投江》,王树山的《延安鲁艺的一天》,郎钺、谈强、曹天龙的《前仆后继》,仇世森的《支部建在连上》;版画有:沈雪江、张晓伟、陆干波的《当八路·打鬼子》,韩非、夏卉怡的《会师》等,上述作品以现实主义方法和精神把握历史,在更高的维度呈现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脉络,使得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有了更加动人的家国情怀、更加丰满的精神内涵。

聚焦军队建设新成就,表现军事科技新发展,反映军旅生活新经验,近年来,军事美术坚持“为兵服务”的创作导向,从不同侧面描摹、赞颂军队改革发展的崭新面貌。军队美术工作者到边防、到海岛,到基层官兵中去写生和体验生活,丰富了军事美术的创作素材。《高原》系列是陆学东近期军事题材美术创作的探索新作。作品强调一种雄浑的内在气质和强烈的视觉张力。通过对祁发宝、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等英雄人物形象的细节刻画,礼赞戍边官兵用生命捍卫祖国山河的赤胆忠诚。

此外,新题材、新视野的引入,在创作中融汇不同观念和表现形式,以及主动自觉对传统民间美术形式的汲取,包括对多媒体、装置、数字技术等运用,进一步强化了主旋律美术创作的表现深度和力度,大大拓展了军事美术的内涵与外延,体现了军事美术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当代性。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这是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的缩影。面对这一题材,李翔、杨文森等人采取兼工带写的手法 and 极富磅礴大气,给人以视觉上的震撼。这种带有强烈时代精神的艺术创新,对于研究和思考当代军事美术如何传承与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

使命如星火,丹青颂军魂。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从民族危难之际的挺身而出到岁月静好时的负重前行,从“抗洪救灾”“抗击非典”“驰援汶川”,再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军事美术工作者充分运用各自的艺术积淀,以风格化、个性化的艺术语言,用令人难忘的经典作品,浓墨重彩地描摹了党、国家和军队的辉煌历史、壮阔现实。

## 笔谈

###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丰杰:作为电视剧《号手就位》的原著小说作者和编剧,我始终觉得自己的创作离不开部队基层生活的磨砺和支撑。我军校毕业后,在驻湘西的某部当排长。当时,大学生士兵在部队尚属“新鲜事物”,3年后我担任连队指导员的时候,当年分配来的5个新兵中竟然有3个是大学生。当被问及为什么来部队时,有一个士兵的回答很耐人寻味:“我想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我创作长篇小说《斑斓》,其实就是想记录这样一群人的成长。小说讲述的是4个同宿舍大学生从学校到军旅的青春历程。夏抽、林安邦、欧阳俊、易子梦性格迥异,却在毕业时都选择了军营。当青春的躯体裹上迷彩,年轻的灵魂将发生何其深刻的变化。

部队是个大熔炉,锻打与淬火不仅是物理上的,更有精神上的。成长的过程中充满了磨难,但青春的热力、冲动和向往,在一次次打击和磨砺中绽放出独特的光芒,这种光芒值得被记录、被书写、被宣扬。小说断断续续写了4年,伴随着“夏抽”们的成长,我也在经历成长。小说出版时,我执拗地认为,非“斑斓”不足以表达我对青春和军旅的体悟,最终书名定为《斑斓——毕业了当兵去》。

近年来,火箭军作为崭新的战略军种,国际国内影响力和关注度日益提高,“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已成为中国力量、中国底气、中国信心的重要支撑。创作推出一部火箭军题材的电视剧剧本,讲好火箭军故事、传播火箭军声音,展示火箭军的时代风采,既是全社会的关注,也是火箭军广大官兵的期盼。电视剧《号手就位》以小说原著故事为蓝本,以火箭军某旅在改革强军中的建设发展历程为背景,以夏抽、欧阳俊等大学生士兵在导弹部队的成长为线索,折射出战略导弹部队转型跨越的精彩画卷。

剧本是一剧之本。我和祖若蒙、应良鹏、薛天智等编剧,采访了不同岗位、不同号位的上百名官兵,从内容上保证了讲的是火箭军的事,说的是火箭军的活,刻画的是火箭军官兵的形象。为了更加贴合电视剧创作规律,剧本在人物设置上较小说原著进行了调整和再塑造。特别是男主角夏抽强化了高素质大学生“超级大脑”的士兵形象。再如“战刀连”连长吕征这个角色,既有刚强好胜的硬汉特质,也有细腻体贴的侠骨柔情,是新时代一线带兵人知兵爱兵、练兵育兵的典型形象,剧中人物原型都来自于我们采访过的基层官兵。

这部剧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全景式、艺术化展示火箭军的作战演训生活,推动全社会了解火箭军、关注火箭军、热爱火箭军,影响带动更多有志青年投身火箭军、建功火箭军。我们紧贴强军兴军的现实背景展开故事,既不一味拔高、回避矛盾,也不矫情迎合、猎奇邀宠,而是直面现实生活,直面“能打仗、打胜仗”的时代命题。

当电视剧《号手就位》正式播出时,我想起了我曾经的连队,想起了那几个大学生士兵。我们都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刻录时代印记、弘扬时代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祖若蒙:作为一名青年编剧,能够参与《号手就位》这样一部“大戏”,是难得的机遇和挑战。艰难的创作过程,也让我清醒地意识到并反思起青年编剧所面临的局限。

首先就是生活素材的积累,以及如何将有限的生活素材,通过艺术加工,转化为精彩故事的能力问题。生活经验的单薄、匮乏和同质化问题,导致青年编剧们在创作上过早地进入瓶颈。而浮躁的创作心态,更使得部分年轻编剧热衷于闭门造车。要想真正写出好作品,提升自身的创作能力,唯有虔诚地向生活请教,打开门,走出去,扑下身子去看、去听、去感受、去思考。

大国长剑(中国画)

陈芳桂作

## 青年编剧的局限与突围

为了完成《号手就位》的创作,我和其他编剧深入基层,走访采风。初进某旅营区,就采访了两位一级军士长。他们就像是一扇厚重大门后面深不见底的宝库,随口讲出来的经历,就是精彩的故事。后来,我们陆续采访了4位这个旅的一级军士长,他们也是《号手就位》中郎永成、陈浩峰、侯继东、王显民的人物原型。作为编剧,我可以非常自信也自豪地说,我们笔下的人物是真实的、活生生、热乎乎的。

剧中有一个细节,李易峰饰演的夏抽遇到继续当兵还是回去上大学的迷茫,旅长破例将他带到了发射阵地,让他亲手摸一摸这枚“国家底牌”。旅长反复抽感受到了什么,夏抽回答:“感受到了强大的中国力量。”这也是来源于我们采访过程中真实的经历。我们的心热了,血沸了,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强大的中国力量”,这才有了剧中这句对白。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正是有了大量由真实情感生发出的细节,有了这些带着温度的人物原型,才有了《号手就位》这部电视剧。与其说这部剧是我们编的,不如说是生活给的。这次创作经历,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要把自己完全全泡在生活中,让自己成为那块永远远得出水的海绵。

应良鹏: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在火箭军的几支王牌劲旅采访和体验生活的过程中,我有了一种强烈而深刻的感受:“军人,就应该是偶像!”在传统的军旅剧创作思路里,很少有偶像的概念和空间。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偶像的内涵和定义也在变化。新时代的偶像,更应该是英雄,而偶像剧,也就是讴歌英雄的电视剧。它首先得具有满满的正能量,剧中的主人公不能只是扮酷耍帅,而是应该给人启迪和激励。尤其是在面对年轻受众时,军旅剧也应该有新的思维和风格,用年轻受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和形式,表达深刻高远的思想主题。

给军旅剧增添“偶像”的光彩,绽放榜样的力量,让更多年轻受众想看、爱看军旅剧,进而关注国防建设、热爱军人职业,并由此激发起爱国奉献的热情和英雄主义精神,这也是我们创作军旅剧的目的和意义。

